

羅近溪文集

三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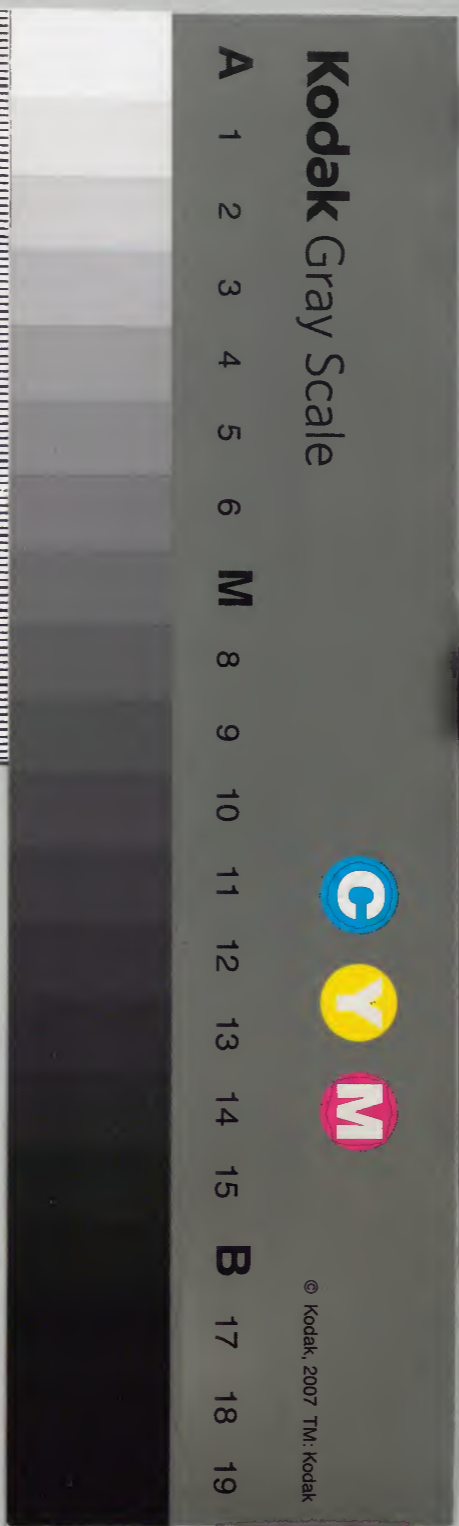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三九四號	類
七五函	架
一〇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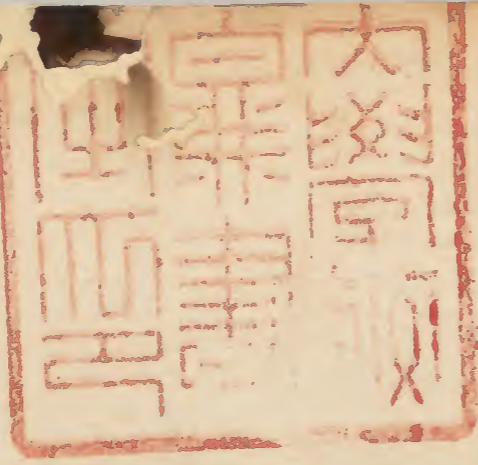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〇三九四號	漢書
七五函	架
一〇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94
冊數	10 (6)
函號	314 63

別集

共十





之推故記其堂而併致勗云

臨川傅氏十族祠田記

淺草文庫

臨川撫之首邑也邑之南蓋多傅氏云其始自開禧
間某公來居迄茲歲餘五百派演十族噫何其繁且
盛耶徵各譜載代多文人有由科貢而揚休烈者有
望重當時而舉賢良方正者屈指未能盡數噫又何
其衆且盛耶先是十族各崇其先各聯其屬雖著有
譜牒其私而隘也甚矣公而同之則自我石井先生
始焉先生蚤負奇氣夙稟睿資弱冠聞越東良知之

學銳然從事時郡邑縉紳暨諸髦士靡不翕然向風以致十族父兄弟惟先生之言是聽且分居宗子而嗣君元和元順聯掇危科奕奕輝煌各族遂合祠以祀始祖合譜以親遠派自嘉靖己未迄萬曆甲戌業始就緒焉於是傅氏之宗禮樂文章卓然出臨汝諸鄉右矣惟置田以供歲祀經營方歛未脩迨元和選守金川元順代廵西陝位克祿厚謀欲建置而先生不留矣壬午歲元和追思先生心所未竟出田入祠以供祀事其為謀誠遠而為意誠厚矣十族之人

既議報先生之功迎木主祀諸祠中又恐沒元和繼述之善請余文刻石祠左噫微先生仁族之倦篤也固無以起元和之孝微元和孝親之周悉也亦何以成先生之仁合仁與孝以感乎十族而十族之長幼其將有興乎族之衆且遠者興且不容已而元和之子姓曾玄有不代相企仰而遠師矣乎然則茲舉也其利益於祖先者固為無疆而利益乎身後者又實更無盡也已

乞明德祠田記附

羅懷智

先子近溪羅先生講所同志諸君子構于鳳岡之麓
有年矣既歿復所楊宮洗起元蠲吉擇士尊稱爲明
德夫子立主肖像祀于後堂歲時春秋二祭俎豆儀
章靡不合禮然而未有田也其始本諸斗陽張工部
嶺因先子歲暮缺乏遺拾金以緩其急迨疾革問臘
田尚餘幾許諸孫以數對遂命以壹拾柒担伍斗永
瞻來學以肆担肆斗伍升填還張銀俱送入講所諸
孫以醮請先子謂生平無私蓄有則與同志共柰何
以片鹵私也祠田從茲肇矣後楊公患其不給復偕

擴庵董司寇裕徧告四方同志歛貲以廣其田念渠
蕭司馬彥聞而捐俸伍拾以倡其時聞而助者不下
百餘是則辛卯歲也浚池黃上舍承宣卽與懷智謀
除叁拾捌兩買李坤二羅齊塘地店房爲講堂出路
外餘當贖羅氏賣業以爲祠田斯合併稱便而諸公
損貲崇祀之意可未百世竟中格不果未幾浚池卒
遂以壹拾貳兩捌錢買羅祿寧杰之田二田皆硤瘠
無當者又以陸拾柒兩捌錢買許鳳阿田其田自稱
膏腴然租僅貳拾壹担而糧則捌斗肆升每歲輸納

差糧外所得不過叁金已耳且此東彼西收貯不稱
便糧多價重多寡不協宜而四方助金不無乾沒於
二三同儕之手楊董二公責成料理之命不幾負乎
丁酉締古史僉憲旌賢責懷智為子孫不為祖父計
久遠而前議復與鳳盱黎司理民範聞是議捐俸伍
兩而力主之適鳳岑萬郡丞煜自雷州歸是議遂決
乃命第夫表共襄其事復捐俸肆兩以助其成又得
魯齋黃徵君行可視祠事如家事暨余弟懷祖懷本
不怠朝夕共催之以故賣者吐原價不四月間許鳳

阿吐銀伍拾捌兩柒錢寧杰羅祿吐銀壹拾貳兩餘
皆棄之不以利傷和也其新助銀者懷智壹拾伍兩
青螺郭中丞子章捌兩心源左侍御宗郢肆兩復陽
黃刺史文炳叁兩帶水王憲副一言鳳泉聶郡丞鉉
勉吾黃上舍大紀與余叔任吾載信吾輓本素輝各
貳兩寅南范上舍耀暨余兒中復萬善各壹兩余弟
道生懷本柒錢念慈吳選士世卿與余叔祖可漁子
合介吾子和余叔心宇鎧寤凡懋勲宣元金聲余弟
承父憲武述甫懷祖各伍錢西華杜徵君應奎養初

鄭文學奎與余弟仲肅懷敬各叁錢是以熙宇鄭文學九德京衢萬文學夫表成吾錢文學繼用暨余弟懷祖懷本協心具呈于 郡公祖明初張公恒贖羅興賣江貴田租陸拾柒担捌斗度以羅氏之業而祀羅氏先賢情理兩為稱快幸張公祖垂念先德明允而斧歸之所云本府為理學先生計永久實出公心詎非凜凜名言也耶茲懷智計其歲常所入租谷可得捌拾玖担捌斗租銀可得肆兩肆錢而糧只叁石叁斗除輸納官稅外以充春秋兩祀之典生死二忌

之儀日夕香燈之需講習會饌之費庶始有而苟合矣若夫昌而大之不無望於後之同志君子賢肖子孫雖然若此者皆楊董蕭黎諸同志之實心明初張公祖之德澤黃鄭萬錢諸友之協志徼夫種種之靈懷智何力之有焉第初始者心使心常懸諸日月光被者澤使澤恒若沛諸江河襄成者志使志久若實夫金石三者照灼人耳目與天壤而俱斃者又藉夫不朽之名言也敢乞鼎言以垂不朽

孝思記

南豐李生國麗以萬曆丁丑之冬遊於近溪子之門
今年春復携其子九錫從第國卿暨友揭生良齋來
來則勤懇問學朝夕繼見弗怠近溪子異之與之坐
而問焉生哽咽涕下弗能語揭生代白曰國麗幼遺
孤母曾孺人憐甚不忍久去茲匆迫云歸省耳近溪
子嘆曰余固逆知其必有所以成之者矣子盍爲我
詳之揭生曰李與曾皆邑望族孺人于歸三載而夫
以疾卒時孺人年近二十哭欲自絕以殉幸國麗生
已月餘翁姑勗曰婦自絕誠快如此孤暨二老何未

幾翁卒藉孺人以襄大事又未幾姑膺篤疾孺人下
無弱息上侍衰姑湯藥飲食卽愛女慈親不啻也且
家務倥傯百責身卒見者酸感而孺人區處綽有條
緒苦若不自知也嘉靖丁巳廣寇流劫擄其仲叔言
得百金緩死仲叔無措孺人聞而泣曰叔同夫出夫
產卽叔產也鬻金馳贖歸焉孺人歷諸艱以有今日
且欲厥子若孫遊夫子之門爲聖賢也夫子何以教
之近溪子不答援筆爲記揭生之言國麗能終身誦
之聖賢無難學矣

明山記

明山者巴州掌教樂安曾公別號也公諱星字南化起家賓貢由寧海懷寧陞巴州三庠俱著賢聲詳具董柱史傳中公築室明山之陽以課子姓每耻訓誥非古聖賢心法會安成東廓鄒公講陽明先生之學敬往師之故終身言動多彷彿古先而子恒遜任乎相繼輟巍科諸子侄蜚英庠序績文尚行彬彬非他族比恒遜嘗遊余門余亦嘗赴師友之難舟次懷寧接公江干公心壯余行時揮百金相助慷慨激昂義

形於色其壁立萬仞真足以起頑而樹懦者今公久爲古人余意受公生平之知爲獨深乃因別號竊窺公於良知之學誠超然爲獨得也夫知與明類也知出於良與明出於天亦類也明非天出則強強心以智則其知也又惡得爲良也哉今夫山崇而爲峰巒邃而爲岩壑茂而爲梓材秀而爲芝蕙峰巒則高下有倫岩壑則竅通有叙梓材則質理有章芝蕙則芳萎有時時以達之章以庸之敘以順之倫以成之謂其果無知耶而昭陳煥燦謂其果有知耶而渾穆淳

涵是山之爲性也固無弗明而山之爲明也亦純任乎天而與強心以智者相去誠萬萬矣余不敏竊以是爲公取號明山之初心而恒遜兄弟子孫所當仰止景行於無疆無盡也已

似山記

似山云者余門人熊生應臯迺翁別號也熊生世居撫之崇仁其邑西界畔有山曰華蓋峻高萬仞爲吾省上游名鎮分峙聯絡有曰巴山曰羅山至寶唐山止馬川岳環匝勝衍鉅區箇經宿占云巴華諸山之

間恒有異人出焉故無論高魁顯爵即名世大儒若草廬康齋亦相仍輩出所謂地靈人傑者非耶熊生大父幼有大志每指華蓋諸峰自况曰山能爲吾勝吾獨不能爲山勝耶遂取號五山其生平制行果振拔時流直希隆古屹然與四山並峙爭雄焉其子元吉制行將擬之故取號輒以似山云夫古稱孝子道在顯親道在立身况實者名之主名者實之賓君惟尚其制行之似焉可矣而號之似弗似何汲汲爾耶噫余卽是而知君之志矣余尤卽是而善君志之先

識乎其大矣獨不觀之射乎夫倏決拾審弓矢正容
體固巧力之所互用而心德之所由觀者也然鵠正
之張且設也或未之預焉則巧將安申力將焉至而
心體之直弗直德養之備弗備又將奚自而觀哉且
余自筮仕即與五山公爲僚友時君奉大父悅古公
遠來就養見其順志承顏竭誠備物推及昆季無或
少違至於教士而士率服其端方治民而民咸歸其
化誨目其躬行誠足以鵠天下之臣子昆弟而莫之
能外也已故的諸古先孰與今斯之爲近的諸賢聖

孰與骨肉之爲親的諸聽聞孰與自見之爲密顯父
之名所以必欲似之故尤必先諸號以聲稱之
也耶以故士人見君惘朴無華忠信是主言若不出
口身若不勝衣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質也見
君濟世美必思光大培基業必慮久長訓子姓必先
德器而後文藝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志也見
君代養厥祖而忘父遠之念綜理家政而省內顧之
憂事繼母而彰孝順之譽敬賢禮士睦族和鄰而無
始終之或間又輒嘆曰甚哉其似五山公之行也是

其巧果足以言中其力果足以言至而心德之觀果
足以言直且正也獨不曰其設鵠張正而能的爲之
先也哉况君年方艾其志其行方進未涯熊生復高
才遂養足以拾青紫則鸞誥褒嘉播揚遠近又豈不
終似我五山公之足鵠天下臣子昆弟而無疆也耶
爰述而記之以爲後徵云

見山記

見山記者記見山之所由稱也稱見山而必記者將
以彰樂生以道之爲別號匪虛也夫環樂皆山也環

樂之山皆見也山以見而秀則斯顯見以山而觀乃
益竒夫是之謂見山之號匪虛歟曰非然也孔子不
云乎仁者樂山推原其體則曰仁者靜是則體之所
以合也期必其效則曰仁者壽是則效之所以永也
體以始之效以終之而見山之號匪虛也從可釋矣
憶昔余自吉州歸盱宿茲鰲溪而以道之父方池實
主之方池春秋既高充養亦粹卓然爲丈人行時余
目在侍諸昆季中以道獨昂頭角然相與怡怡携提
後先以承事方池者愛順惟恐或違其孝友則無至

馬雖業舉未偶而譚吐能出入經史儀度能馴雅不
浮余固卜其必昌方池之後者矣後十年過之則邑
庠文學請余記修 聖殿諸義士而以道首列再十
年復過之則聞以道出粟助賑臺司崇以冠服堅卻
弗受邑庠舉督建塔竭力而成余嘆曰懿哉我以道
之爲生平也其別號之樂取見山也固宜矣夫所貴
乎山者以其作祖之尊崇而延袤之益峻也樂之山
遠則華蓋以爲鎮近則芙蓉以爲依三台之屏玉立
五嶺之几瓊敷視若平生亢志於博古而不安卑下

尚行以喻義而惠淡鄉間步方池之躅來臺省之褒
始形雖二而體則一矣以故山所同也而以道之爲
見則所獨也見所同也而以道之爲樂則所獨也見
山之號之稱夫豈強作而致其情也哉故余爲悉其
義以記之復書久善扁其居以期之倘以道能承余
志而允終厥美則一簣之初高完九仞人傑之譽不
負地靈而身壽名壽不將與仁者之樂而同其久長
耶

慶餘記

麻城周氏之居石潭也世云久矣今歲秋余以訪友
至焉族有竹潭者時以別號請記余爲扶步棗筠俯
窺澄鑑聽滄浪於孺子繹淇澳於武公爰收快矚漫
入紀言已而登堂啜茗則見冠裾儼雅禮度雍容固
藹然太古之舊風邈矣先民之遺韻且其庭階馥郁
桂樹蘭叢又覺培植之功甚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者
余則莞爾而起且賀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詎
不信耶竹潭悚息動容而前若有所云而終止余竊
意竹潭以孝道著鄉評豈聞頌祖德即感動于衷耶

試以質之竹潭倉皇叩首曰詩云他人有心余忖度
之夫子之謂矣蓋淇曾祖曰善者生平質付純實躬
履慎詳以詩禮教家以慈和睦族以施予濟貧窮以
恭敬接賢士縉紳士庶咸稱之以樂善而祝之以慶
餘久之年高乃共以慶餘翁稱焉不意夫子之言適
符於沒齒之後也可無一語以訓我後人耶余謂善
之爲德也渾涵於方寸而相通不間於天人敷布於
頃時而未垂弗辨乎今昔誠淑世之大端宜家之要
務也則夫慶餘之美非乃孫固莫之克彰而竹潭之

自非爾祖亦孰爲之開先也哉余既於竹潭記之則
茲記慶餘又安容辭於是更作慶餘記云

新城安福寺記

安福寺自宋創基我高皇帝御宇始賜勅額年久
圯廢嘉靖中閩僧真空請署寺事凡殿樓不飾者丹
牘不煥者門墻不肅者僧舍廩厨不立者旛蓋香花
魚磬鐘鼓不備者悉完以美又增置民粮若干乃安
福寺隘而復廓朴而復彩窘而復裕真空力也真空
守戒植業既中興安福又遺訓嗣業者世其成故其

徒咸承厥志思永真空之訓走百里乞余言記之余
惟釋氏之教自遠磨入中國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
益盛持偈禮像隨覽應機徧三千大千界中至乎挈
衣鉢直指奧妙罕覩其傳真空能衍其教於安福則
嗣其業者不必遠取嗣而師之其無負乎猶未也天
之高日月之明包乎萬物不爲大橫乎四海不爲遠
傳之萬世不爲久皆空也然奚啻天日月已也求吾
心之真空而所空亦空則必殿樓丹牘門墻廩舍香
花磬鼓之資種種色色一切了無所在方爲究竟真

空其能是耶夫有言無言有象無象安福來者徒師
真空而遺其心則亦忘櫃壁而乞諸市肆也哉余非
觀空者因與安福來者究竟之故筆之以告安福來
者

谷泉禪塔記

吉郡有禪僧谷泉者名本教字流通安成西里劉氏
子也自幼出家嘉靖辛亥入九龍山勝佛禪林禮寧
州天文二老宿開示正覺言下契悟隨師九龍住持
滿藏祝髮為徒受持甘露大戒服勤執持不離左右

苦行二紀相祖及師修飾九龍梵宇壯觀偉儼徒眾
盈門且多法器後出遊安成南里悅三峰山最高而
奇其上為侍御三五劉公雲霞別館自館稍下出其
左肩山勢夷衍足營禪刹遂乞地于主募緣于眾殿
宇寮居一時並葺山田前環石泉後湧已出人寰如
臨沃野三五公題曰玉泉山方伯頴泉鄒公復題曰
如如禪林其徒眾之盛不異九龍故吉郡緇流自寧
州滿藏以還必以谷泉稱首然谷泉雖往來二刹之
間而於九龍根本之地尤極惓惓於是其徒法闡等

爲建浮屠于滿藏祖塔之前穎泉公題曰宗教浮屠
廷尉慎所傳公復題曰流風玄教塔工既訖法闡具
顛末持穎泉公及布衣易庵朱公孝蕪瀘旋劉公手
書步數百里乞余言記之余未經二山亦未覲谷泉
第觀諸君子所貽翰墨稱述頗詳暨閱其自序馬鳴
圭峰行蹟詞意精微所得之深誠可槩見然余深喜
而樂道者則以其建塔必於九龍之地必於滿藏之
前是則脫盡法塵直徵本性依戀慈祥貫老壯生死
而一之於寧州天文所開示正覺果深契而非誣矣
蓋釋氏所稱無上正覺必先之以無上正等固有等
而未覺然未有覺而非等者也今世緇流每知從覺
以求佛而不知從等以求覺是鏡體先背光照安能
自溥耶昔六祖聞誦般若已能心無所住至入滅之
日又刻期覓舟以還四會使非法眼真觀其於戀戀
鄉土者何殊哉然則覺之必等於是益徵雖謂今日
九龍之塔即當年四會之舟將無不可者法闡歸請
以是質于諸君子其果以爲然否

記事

魏給舍

南昌魏給舍水洲公家居多病買舟携僕覓醫于吉
 州舟次生米阻風晚復小雨有道者杖掛蒲團呼欲
 搭舟舟子固却之公聞呼舟子曰天晚且雨宜為方
 便道者登舟展蒲團端坐比鷄鳴僕進公粥道者曰
 大人止可進一甌再日胸滿此甌亦難進矣公曰吾
 今已覺胸滿故欲疾至吉安求醫耳道者復曰大人
 往吉人事紛紛非求生欲速死也公拜而懇曰君必
 非常人肯為良弼治茲疾否道者曰是不難但須返

舟過鄱湖入吾家乃可處也公從之日晡進饒河口
 望烟樹茅廬指謂曰是吾家村可泊舟矣道者荷杖
 前導命一僕將鋪蓋一具米八升與公速行公初以
 身體衰弱難之不半刻則報至其家乃土墻茅屋一
 間中床几頗潔淨即卧公其上傍有灶釜及桔枝數
 束命僕作粥照期以進相對默坐更無一語公或念
 及他事則曰大人不必其事已往矣念係之何益耶
 公悚然歇息移時或更他念則又曰大人不必其事
 尚未來念係之何益耶久之覺心神漸平氣血漸定

勝飲藥百倍矣一夕公覓夜噐不獲道者手杖微擊則杖頭出光滿室自後遇夜舉杖則光照如日居半月公疾頓愈道者忽謂曰大人亦無修行心我亦不能久留矣杖掛蒲團不辭而去僕視所携米及枯枝俱仍舊存公悵悵起行行三日約百里方抵舊舟云

方從吾

桐城方從吾名徹者生八歲而日夕哭泣不休甚則怒管僕婢破碎噐皿父母弗能禁忽有遊方道者至市從吾見之相與共談半餉嬉然走謂母曰兒日夕

哭泣苦不得見此輩耳從是始聽訓誨言動少類群兒惟學道之念則愈切矣弱冠聞余談學盱上從吾不告家而來時余遊楚期以歲暮乃返從吾訊知喜曰先生返有定期晤無難矣至除夕果隻身至余奇之因館于廳室日午閉戶靜坐余及兒輩談學廳事從吾坐中聞之俄若起身出外就問乃問言至再而余一不答心忿忿不平又傍牽兒輩衣而兒輩身不少動心益忿甚遂拳擊兒輩始自驚拳不能重乃從室隙中疾入倏然醒起而身仍坐所也余隨語以易

謂遊魂爲變之詳漸次開導從吾遂有悟歸力孝養人頗服從後余北上從吾送至淮安舟遇涇縣翟介石語及前事介石笑曰占則始有甚焉因述其成童以來不敢一人靜坐坐則神遂外出出則與身親行無異若不遠而復幸矣或境界殊常貪戀移時及精神歸身身則冷如寒冰四肢麻木許久方復如常幸得先生作郡聞性命相依之理心覺安妥自後雖靜坐不出矣

余氏僮

門人雲臺余承詔郡廩生也言弘治間余族有宦廣東者罷歸舟次南雄有僮哀求寄養時年十四五歲余飼以還察其舉止不類常僕命納婦則辭扣以今古事故則歷歷能解余嘗召客僮顧司壺酌預請主毋曰今日湏熱酒幾何置釜中勿動乃徧酌客繩繩不絕比客醉散啓釜視酒則僮足無餘一日鄰人跌折手足求救甚急僮諦視曰是不難吾以藥傳之即愈耳頃果神効余訝而問之僮曰凡有氣者皆可藥而續也即樹木亦然余令試爲之僮指居後冬青樹

曰易此爲木穉何如余首肯遂悉鋸其株甬近地尺許開裹取藥末紅白黃三種各孔入樹皮間旬日各抽芽幹每幹舒花如所入藥色四時皆放而秋則香聞數里今樹現存大可合抱後僅年八十方終一生惟茹蔬誦佛導人作善事然竟莫知所來也

黃婿傭

余婿黃勉吾大紀有損傷藥最良求者踵門不絕間問其方得之誰氏曰得之傭工賤夫驚訊其詳則以其家數焚石作灰取給通邑故山中傭力者甚衆一

日伐石落急傍未及避打傷一傭右腿肉骨如泥傭遂昏絕大衆馳報黃婿乞治後事中有自臨川來傭力者馳檐語曰吾能令此腿復舊恐主家吝金帛耳黃婿涕懇許諾乃移傷傭就密室以藥酒灌醒隨將肉骨如泥者刮去爭盡用木綿和藥塞彼空處束三日啓視則上自腰下自膝俱長軟白骨牙寸許矣從是骨漸堅合皮肉亦完不半月復爲壯夫黃婿因求其方傭曰是不當草草黃婿翌日請傭入書舍具衣巾執贄而前傭曰可矣但吾術得之異人勿訝爲禮

不答遂端坐命黃婿頓首跪受受訖去不復顧余每謂人品之不可測且嘉黃婿之奇也間以語郡守雙橋凌公公曰續骨之奇又有甚於此者吾家老僕年六十餘雪中負米升橋足入橋空折骨如截咸謂氣衰不可復生適表侄國子生某聞曰是不難即與劑藥飲之及暮便去黑血升許其傷處痒不可忍次日起走如舊因訊其方乃用虫一條試者將虫截十餘段分置庭之左右少頃各自相續完成一條更無痕跡余後入滇方伯象川林公對余言永昌有脆蛇長

尺許路遇人來則自跌斷作數截如死物人去則續完而遊知者以紙隔開封置作跌傷藥凌公所云始此蛇歟

僧知休

僧知休蘇人也故名家子幼通舉子業將婚因感方僧因果說遂棄家遊諸名山三十年竟不返與吾兒輅晤言京師來居從姑山房數月去之南岳南岳禪流共宗之為營靜室于净瓶岩岩在岳山西徧懸峭壁間徑路險側人鮮至者余遊楚訪之共坐岩前小

樓時已將午山氣初開嵐光日影閃爍萬狀余鼓掌
驚躍頂之林風徐來瞬目空蕩知休顧余曰此正浮
雲之富貴已乎其語善點綴多類此入晚共宿上封
絕嶺爲言岳神之靈云數年前長沙石塘李公墓僧
鑄岳帝銅像將萬斤既成山路有樓梯石半里許僅
容隻足像莫能上置莽野中今春衡州仁山劉公過
焉訝其褻甚與衆謀曰帝將身天下而何有於自身
乎人之誠未至耳乃命諸僧引綆崖端下則聚衆舉
之毫髮難動劉公具文禱於岳廟廟去山下像所三

里有餘禱畢旋風驟發揚所焚交直至像所大衆驚
訝上下齊舉而像遂上崖端矣後劉公訊衆以像過
樓梯石之詳衆皆迷蒙莫知也知休又爲余言嘗遊
浙中天台最深處有黃獨公蓋其食惟黃獨故人以
是呼之公生平好探奇勝一日採藥天台深入遂迷
出路久之有小徑穿林麓間因循行數里得一石岩
入視中餘束草可坐傍穴種有宿火意必有人可覓
路矣坐竟日不見人至比夕始一老翁赤身無衣惟
腰結百葉而來手持一物而斗大乃黃獨也相見微

笑不語問亦不答坐定啓宿火出熟黃獨一枚以竹
刀破作八片以二片授之引共噉未竟已飽翁則徐
徐噉盡方已已復置持來黃獨于穴中又別岩置松
毬取以續火鼾睡至晨手携之走數里一坡平行植
黃獨千頭翁自舉木鋤鋤最大一枚卽漏新秧于舊
窠計循次取之三年可徧翁復持所鋤黃獨入岩仍
前啓食煨宿若以家數相授於無言者旬日別去不
知所往今公繼居將三十年家數仍舊惟徑路漸開
少肯與人接談耳知休亦在岩中旬餘見虎豹往來

甚多公止勿動曰虎性本不噬人知休初未信後至
慈谿愛一山幽勝因結悟真窩居之一夕禮斗窩外
未竟而一虎踞前坡相向甚急時欲避而禮斗未畢
因憶公虎不噬人之語心神稍定後夜則虎踞漸近
久亦相狎雖白日不去惟其日有客至則不來蓋其
性靈能預知也居五年因遊京師始去其地云

趙中丞

同年中丞趙公爲道長時差巡閩中至一山縣居別
公館公問令曰茲豈無察院耶令曰有之但多怪異

故不敢奉居公毅然令泚掃以往至則頗張刑威及
夜寢命二門子置燈一盞以碗覆之俄夢其夫人同
寢心即驚覺豈怪將惑我耶遂醒果手撫一人赤體
懷中急呼門子啓燈視之乃外班一門子而房中舊
侍門子一人不知所往次早方得之外班門子床被
中也公怒將內外人役復加刑治令夜固守比睡房
中門子忽喊叫急啓燈視之乃索綁門子兩手倒豎
于門扶救小頃始甦公仍不動至第三晚忽二門一
皂喊被一黑面神擊之急救不甦而炮公不復甯
遣牌他所巡焉蓋公盛德高位故雖入陰地而邪祟
不能害也

金若泉

太湖金若泉者其初安慶郡胥也因感府官昏虐遂
棄遊留都時臨川陸君本昆守池州携友張君壽峰
在任張講學好朋時遊齊山與若泉遇焉若泉遂因
之南來至盱館城南周宅周余姑氏也因與余論契
先君爲之賃屋納室善聯屬往來諸同志故盱中士
翕然有興若泉力居多也且其貧淡不干外事年四

十而卒先君命葬之屋後祖山余爲之銘曰人孰無
卒而苦無述於已無失於人無屈既足以述亦足以
卒

陳竹澗

京都臺閣諸貴人多飾粵之玳瑁爲觀美玳瑁者介
虫也取用必生鏹之其中乃斑而文故凡任粵者入
京多携此以備方物隆慶間新城陳竹澗名楫以選
貢任香山令當入 覲漁人有取玳瑁而獻堂下者
竹澗憐其窮迫命釋之縛解即疾趨還海從而尾之

則其偶已久候沙汀矣香山界在海外後竹澗登舟
風浪大作同發者多就溺惟竹澗舟獨無恙且穩妥
若有物有之然者篙師瞰視見二玳瑁隨舟抵岸盤
桓盼別爲不忍狀噫竹澗好生之心信孚豚魚矣

張右侯

余同年蜀王方湖中丞云彼處康對山殿撰以箕請
仙忽一神降云吾張右侯也問爲誰曰君不讀晉書
乎吾卽石氏輔臣張賓也吾少有志韜畧自期爲真
主定天下不幸值亂世失身僞朝雖言聽計從封爲

右侯而以功論之曾不如管樂吾嘗與橫林子相對
嘆息中夜感激未嘗不血涕之橫流也問橫林子爲
誰曰符堅相王猛也與吾皆事虜主各懷不滿至今
鬱鬱鬼錄云嗚呼觀此孰知千載之下豪傑尚抱終
天之恨哉吾儕幸生盛世可不勉哉

壽王

余城居與壽王府承奉何龍山鄰王蓋 憲宗子分
封蜀中何事之最久云王幼即慕道日夕敬禮玄帝
像雖納妃亦不親近內外臣工咸以嗣續爲念因謬

入侍女媵間以言笑調弄王輒正色不顧偶誤觸見
聞卽以袂掩面慚愧平居更無疾言遽色惟當此則
不免怒詈故能保全童真又云王聰慧異甚凡府中
人品淑慝事體是非一一洞燭內使中或少放肆卽
假以他事遣去承奉輩或以其名推捕則指數其才
能而隱其過失徐曰侯他日用之乃不負耳晚年以
堪輿家謂府地不利諸臣工強王啓本遷居湖廣德
安王登舟將經巫峽諸臣工請設祭方下祭甫設忽
報神女廟二道士來願爲王請神王許之道士入見

王愕然如舊識狀握手語曰何繼見之難耶道士曰
今時殿下功行視昔益增盛矣王曰吾將隨去何如
道士曰要行須至某年月日方可幸耐煩也諸臣工
厭其言急促去道士出焚香導舟頃刻下峽如飛下
訖遂去王感命持百金復至神女廟謝焉詢之竟無
其人後居德安至所云年月日王果不起妃嬪環侍
涕泣王曰汝輩謂此爲富貴耶吾茲去所居遊視此
將百倍而惜人弗知也語畢端坐而逝

劉道人

劉道人松山名一南者太湖縣人也余蒞縣時嘗携
諸生遊安定寺晚坐見江亭謾談道人從衆竊聽遂
奮然求師問道偶於潛山深處遇嚴清虛翁翁舊廬
州人久棄家居是山性嗜糍果凡山下有病者求則
日述一方徃徃多効故人持糍果食之不絕所居以
茅爲庵風雨不蔽偶淫雨經旬山下人無至者道人
欲徃乞齋糧翁遂大聲呼天曰我新來徒弟不安分
思貪人物後墮地獄是他自造神明垂鑒不干我事
道人惶悚汗流浹背跪請曰弟子餓亦其忍但家有

通雅子文集 卷三
老母恐難遷舍以死耳翁復大聲曰人有兩心方會
死若只一心安得死汝若先我償汝命道人退而跌
坐覺心難一更跪請曰弟子欲要心一如何不得一
翁復大聲曰如此正是兩心道人更跪而請曰若不
如此豈不是大混沌帳耶翁呵呵笑曰餓得一萬年
矣及余守寧國翁忽謂道人曰我欲往看汝羅父母
或問翁何汲汲羅君翁曰我有事與他說及下山官
私相見者塞道盈門翁遂服信石數兩曰羅君不待
我言我亦不耐煩接許多塵俗也不二日端坐而逝

家止一玄孫計其壽蓋一百九十六也今道人母亦
終舊娶一室遣配他氏惟出遊五岳云

暉圓

余兒輅隆慶辛未遊歸為余言入終南山住七十日
偶至一處有老翁巢于樹杪其名曰暉圓食松栢枝
遍身生毛人往看則問曰汝山中人耶蓋翁本山東
而習終南語音者也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
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詢其年曰七十二蓋初入山
時歲也人相傳住山二百餘年意元末人云

泰山丈人

余舟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槥榻而坐恍見老翁自稱泰山丈人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余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紛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尙瘳耶余愕然曰是則余之心得曷云是病翁曰人之心身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慶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

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慮常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地相交此則陽光宜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慮沉滯胸臆隱隱約約於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脉絡絆纏內外交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吾固為君懼矣余驚起叩謝伏地汗流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矣

楊成章

楊成章者湖廣茶陵人也其父嘉靖初訓導寧海買

妾生成章既而罷歸妾父不忍令隨而妻妾則相憐
愛臨別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成章長
為邑廩生事嫡母甚恭初不知其非所出也後嫡母
病篤具告以生母仇離遂出半銀錢令其尋母成章
號泣殯畢告假以行至海寧則外氏喪盡母不知所
在遲留浙西已歷九載竟不獲母本學以久逃申黜
歸告師長乞哀師長曰子姑舍是吾溫人也嘗聞鄰
婦自云揚訓導妻更嫁得非若母乎成章請備書居
止而行抵錢塘泊舟步月遇一吏夫年三十許各問

何之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尋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
昔嫁海寧楊訓導後嫁吾父嘗見母日弄半銀錢問
之則曰前父有子此嫡母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
母兄為恨故往茶陵尋耳成章曰異哉遂出銀錢合
之喜曰我即汝兄也因隨弟拜母時後父已卒成章
固欲得母歸養弟不悅曰吾令兄見母足矣寧能從
見歸乎衆不能決轉聞院司院司義之移交湖廣復
成章稟且諭之曰母與汝父義絕不可以歸成章泣
從之湖廣學道亦以為孝因并尋母十年共筭是歲

成章貢矣遂入南雍以便母子往來及當選吏部以
文書有誤字令回更易忽遇第運糧至京因具以告
第乃奏于朝言兄孝子當旌柰何部以字誤疑不授
官內閣張公孚敬聞而奏授國子監助教是天報孝
子以例外異數云

張承勳

萬曆癸酉余補任東昌高唐州林接武携五歲童來
見云童生七日家欲試耕牛求新曆太歲所在童言
不看博士而看太歲耶又指門上春聯曰錯粘了因

朗誦土牛踏破千山雪彩仗鞭開萬戶春家人驚以
為怪厭以狗血童惟號泣不敢復言稍長乃言曰我
是易州張承勳號月樞嘉靖壬子以易經中順天鄉
試因會試醉卧於館為煤熏死為任丘縣城隍二
年又因享產婦之祭致忤上帝遂於你家托生今春
親家李鑑塘渭貢選上海丞過高唐令僕訪之童見
即呼其名及至敘濶如舊李之兒婦張之女也出鏡
及綉袋問之即呼名曰喜姐是我城上買與汝者遂
相抱痛哭留鏡而別昨言我師羅近溪先生任汝府

欲見請教余為言生死不二遊魂為變之理童歡忻
住五日而去觀此則釋氏輪迴之說信不誣矣蓋張
在京師遊余門最久云

說

宗說

會中因藩參同野李公語及族中宗法近溪子嘆曰
豈惟此身然哉雖人心亦自有之李公曰請問吾心
之宗何如近溪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
之同者也吾人初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侄又

分之而為曾玄久又分之而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
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
為宗法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雖多至千萬其形久
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
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
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而為人為
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
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
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已苟非聖

賢有察焉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復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時去天未遠世上工巧毫厘都着不得然愛敬之良自生自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且四海九州誰無子母又誰不濃濃藹藹而渾是一個子母也哉夫盡吾人之心渾是一個雖欲離之分之而不可得如木之花葉有根如水之流派有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模亦只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後世子孫知得

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天即人人即天聖即凡凡即聖天下即一家一家即天下萬古即一息一息即萬古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源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處不歸着

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成誠行縱經營
事業終成霸術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自
有之心又何啻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立
門戶無以統之其不至相戕賊而流浪無歸者無幾
矣李公喜曰誠如公言是合天下萬世以爲宗而吾
宗始大也請書之以爲說云

大學四說

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
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

百姓協和萬邦焉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
謂知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所謂誠其意者即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忘者
即誠意之物之格也格物如帝典湯銘康誥周詩者
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修齊治
平焉均茲格至之義也已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物有本
末而所當先後者也先後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焉斯乃見天則矣故學大學者莫要於知本末而

格本末者尤莫先於則古先

為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所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徹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敬恕堂說

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乎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

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易生生者也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疆不怠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已物以言乎其人人已之間以言乎疆以健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疆以徃行而乾之
所以始乎坤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載而
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而兢業
不忽其必有所爲矣不欲於已勿施於人其必有所
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其勿施者而
名之曰恕余意其敬不徒敬而舍恕則無所於爲恕
不徒恕而舍敬則無所於主名之曰乾坤合德而莫
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已之間至一而匪二渾
合而弗殊者也泰和鎮岡郭君尚濬承尊翁平川公
求仁家學訓我盱庠其厚重簡默大類仲弓而謙慎
以自律含洪以慶衆又甚契乎吾夫子至教然者故
諸雋彥服馴其德而各有所就諸臺司獎薦其賢而
重有所期則是行乎家邦而無所不獲之明驗也茲
君以敬恕名堂而吾爲之說云

隆壽堂說

壽也者受也吾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焉者也夫莫大
於天地而尤莫大於其命之中也乃生則全而受之
何其重且隆耶人能重所受而全之則德備於身福

延於子孫名譽及於天下後世而其壽之隆也將不期然而然矣陳平岡氏以孝謹聞于邑中茲夫婦聯壽七十而厥兄直軒夫婦壽則踰之學博賀慄齋題其堂曰隆壽因爲之說云

仁壽說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天地之生德也仁則生生而不息焉則久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之謂仁生德之徵應曰久是之謂壽然是仁也壽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嘗觀之象山先生言宇宙矣曰宇宙內事皆

吾性分事夫合四方上下而言之謂宇蓋往古來今而言之謂宙是宇宙之內亦廣矣大矣悉且備矣而易之乎其皆性分者何哉蓋吾性仁也仁主生故擴之而爲四方爲上下而莫非生也引之而爲往古爲來今亦莫非生也莫非生則亦莫非仁也莫非仁則亦莫非壽也故聖賢以天地古今仁其仁亦以天地古今壽其壽苟天地古今有弗壽焉是生德之未凝也非仁也天地古今有弗仁焉亦生德之未暢也非壽也吾之生德於天地古今有弗暢弗凝焉是二之

也而非一也非所以爲仁者壽也孔子之自名曰其
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萬古
而無盡也始可以言仁者壽矣敬以是說而爲蓉山
董先生祝云

壽親說

黎川朱子可夫母孺人以貞德懿訓育諸孤咸知力
學以期遠到今年冬孺人壽屆六十黎川諸友徵言
以賀余與可夫時方合志義若兄弟可夫之母則吾
母也孺人之壽敢無言乎余聞古先至聖言親親也

必先之以仁而其名仁也則曰仁者人也是知仁也
者事親之要也人也者顯仁之極也人極之不得而
天下於是乎無純孝矣夫人也者中天地首萬物而
爲言者也天地我位萬物我育人之分也非由外鑠
我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古先至聖居必廣居立必
正位行必大道懼其隘且徧焉以忝所生也不忝所
生而能事其親者聞之矣忝所生而能事其親者未
之聞也是說也余與可夫同得之師傳者也可夫誠
能知本於格物慎獨於誠正立則於修身吾見孺人

近溪子文集 卷三
之壽行將以天地爲紀以萬物爲養而垂之今古無朝夕矣否則求無忝其身弗可得也而况事其親矣乎事親猶未能也而况壽之矣乎可夫勉之

天機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克溢兩間融徹萬世不以一物遺不以俄頃息則等我身於天地又奚容以高卑遠近而殊觀也哉夫是之謂達生故達生存乎善觀善觀本於得我神哉浩乎天之畀生於我而我身之遂生合德以統兩間而終萬古也乎新都去華潘子士藻與余劇談王冷泉上有悟於天機之無已也因次其說以識久要云

沂瀾說

樂安沂瀾曾生貞志問道羅子曰沂可浴瀾可觀道其在茲乎故浴而弗觀體則具矣如用何觀而弗浴用則行矣如體何通晝夜以知精且神焉道其庶幾乎

醫說

醫仁術也仁莫大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醫焉則

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其中而達乎其外推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癯者起之痿痺者作之則生意充盜莫可禦也已黎川念樓張生鑰有得於是因爲說以致易云

槐亭二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初動曰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言生見言初也故古之善觀復者必於萬物之並作焉嗚呼槐也非萬物之一耶王生演能亭而觀之則天地之心在我生平德業之進於乾乾

終日而法不息以自強者不克兆厥初於茲也耶物復則生矣生則惡可已矣惡可已者機之暢茂而因天地以條達其生焉者也物之植於人者莫不皆生而惟槐生之茂則尤有甚焉易曰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茲亭於槐者自知所以對之則復將由吾心以茂育乎萬物者何有哉

仁齋說

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而生理盈腔與萬物爲一體者也生理不息則根之寸心施之四體以敷延於子

姓近取有徵昨益遠被將澤無疆語曰仁則榮又曰
仁者必有後余叔鉞號仁齋敬以是足其義

紫華說

撫郡崇邑西去三舍有村曰浯漳山亘而奇溪環而
澹皆自華蓋發踪而來與巴山倚角互應齒經所謂
其間多產異人即草廬吳公所居處也旁有號紫華
名機者出陳氏甥吳族知嚮草廬之風者也客有問
其別號謂何對曰華蓋在江右列郡所仰望而登趨
者日不下數千豈非以其博大崇高而光麗霄雲也

耶乃紫玄洞天在群峰深處是華蓋所以含靈孕秀
之巨區三仙所以息真順晦之神宅也乃終古遙窺
竟無能得其門者豈非自蘊之邃而終見之難耶吾
固有取於紫華矣客述以告近溪翁翁曰陳君斯言
其真紫玄洞天之在華蓋乎衆固莫之窺而神則獨
相契矣

活泉說

活之爲言生也活言潑潑生之惡可已焉者也天下
之生亦多矣然未有活潑如泉焉者何也蓋道行乎

近溪子文集卷三
天水行平地異施而同體皆源流淵浩而莫可測莫
可窮焉者也子在川上是蘊宣發殆盡軻氏繼之而
觀瀾放海之言固咸是之取爾也吉豐黃生君寵以
活泉為號余將因泉而進之孔孟之道也於是夫書

近華說

崇仁余生思重家珠溪去華蓋里許與之遊者輒呼
曰近華歲甲戌秋近溪子上下華蓋留宿余氏祠中
幾半月雅愛其誠心不強溫度不迫若近於道者余
歸思重複過余從姑山房論學數日因語之曰道本

近也而人自遠之子歸而求之家庭之間孝弟有餘
師也余聞若母相若翁昭令緒訓若闡以恭儉視庶
子如已出若非善繼以達諸家邦則近可遠在茲矣
思重勉乎哉

岐山說

環崇皆山也華巴寶羅嵩峻萃嶺顧無足當黃君意
者乃舍近尚遠而取諸岐焉何哉蓋厥考晴沙初艱
於嗣嘗禱南阜夢文禽飛入妾室而生君故名曰鳳
及長丰神穎異器度踈朗軒然有超拔塵縉仰于霄

雲之意因號岐山以見志余謂岐山固鳳之所鳴者然周之所以來鳳鳳之所以鳴岐則以文德之至太和在其宇宙今晴沙以和召和而生君君復以和召和而生厥嗣宸宸則不惟知承世美亦且能脉聖修不惟知泝心源亦且能斐藻思行將掇巍科躋顯仕凡所以入和君政出和民風回成周於既往翔苞采於將來余固預卜之矣惟宸勉之余爲君日望之

鄧生字說

余會踈山禪寺汝郡各邑士夫並集樂安鄧連山氏携其二子曰侍講下余愛其性朴而文可與言者詢名焉長曰維立次曰維節爲之喜曰名其稱情乎哉請字余曰立字仲禮節字仲樂然禮也者體也體不立則樂不行樂也者和也和而節則禮不與禮與樂皆相濟以有成者也字此以終身立其無愧於禮節其無愧於樂乎

義舉說

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南城李生大經茲舉重祖而忘乎已敦禮而棄乎財篤遠而略乎近皆大義之

攸存而此心之公所不容已者也人孰得而湮之哉
雖然義則公也而倡每慎於厥初心則同也而孚左
先於實德孛生其歸而求之嚴虐器之成務可久之
皆本端於誠而慮善以動則李氏將勿替引之也已

尚義說

義者人路也所以達其心而生生乎仁於不已者也
心生路率以成厥身則自家而鄉凡幾之初於吾心
而事之關於吾前者均當率而修之用全其成身之
功於不已之餘者也况庠序者教化之幾而事心之

最先焉者修可以弗急耶急所先焉義斯知尚而仁
乃從生矣陳生大有功於邑庠為說尚義勗之

贊

四書贊

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克愛說運矩以身聯家
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大學贊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為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孛
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中庸贊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為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
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論語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
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孟子贊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
經德息邪遁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翠峰雅會圖贊

吉郡上游將半舍當顛秀二水間有山瞰流
而出口神岡岡之上有寺曰翠峰左則青原
張渡右則玉華金洞聯絡最為奇勝郡縉紳
觀察廬山胡公藩叅蒙山陳公清卿塘南王
公時時聚譚其中寺僧庭祖者請工繪圖欲
傳示永久余受三公知遇見而樂為之贊圖
之中居者為胡左則陳而右則王也贊曰
法界等空花空花覓可覓空花等法界法界成還變

無見亦無變菩提本來面解得菩提心許識公等面
常住況去來真假奚諍辯大地盡金剛終天此一片
節壽圖贊

盱江近溪羅子萬曆甲戌之秋講學于鰲溪
之上駐古塘陳時齋中洲園亭見懸祖母畢
氏節壽圖因計其子孫蕃衍皆自節壽艱貞
貽之爲悚然起敬命頴贊曰

有黃其冠有白其裳心焉耿耿髮焉蒼蒼廿年百歲
日日綱常佳兒佳婦曾玄滿堂天也靡忒報亦彰彰

樂安董白石像贊

嗚呼茲寧遠司訓白石董公像也公族人古
南蓉山二大夫爲余頌公學道疑於初而信
於終若兩截人然蓋其疑也懲乎僞其信也
觸乎真宜其生平所就屹屹士林也贊曰
善學古道直信我心隻影人間無昔非今

樂安文峰詹太僕像贊

芙蓉蒼兮斗傍金鰲屹兮水央水滸公之度兮斗麗
公之文章蓉兮華兮鰲其翔發公之未竟兮十百千

年其無涯量

樂安詹覺野教授像贊

野翁之真惟覺乃神能神真覺宇宙長春

新城梅濱包護軍像贊

詩嗣唐音文章足欽烽炮閩邦武畧克張正笏無言
簪纓儼然梅濱梅濱君真異人

南城饒母傳孺人像贊

璋之妻禎之母

嗚呼孺人婦而孝子而慈妻而節一心既貞三綱不
折觀風者聞女傳首列

南城松溪饒于望像贊

工像汝貌我像汝心重義輕財方寸鏡明

永新蔣拙逸像贊

世事過巧吾甘於拙塵慮煩勞吾便於逸逸而有成
蠢斯螿螿

永新蔣質夫像贊

君以質稱於質維精德義為重勢利斯輕敦崇孝友
取最鄉評子子孫孫繼嗣繩繩

崇仁浯漳陳筠軒像贊

有筠維叢有軒維隆孰像其中筠軒德容賢善維豐
冠裳維榮子姓重重筠軒令終

崇仁華岩劉少叅像贊

温温恭人古之為已道契先天學微素履循良懋功
奏疏植紀景行流芳高山仰止

廣昌甘竹饒一溪像贊

甘竹之陽溪流何長世澤洋洋迄茲未央挹像于堂
考德于鄉君將百代其永昌

崇仁王澹軒像贊

澹澹乎君之衷軒軒乎君之容紫泥兮來榮封華蓋
兮世崇隆

雙塘侄鐸行樂圖贊

雙塘之傍柳綠槐黃雙塘之側桃紅李白中有高人
翩巾岸幘三子隨之祥禎厚德

樂耕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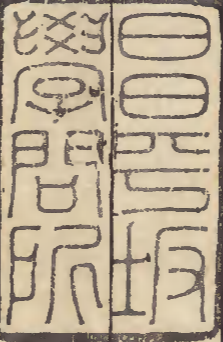
人言耕苦我言耕樂善根種穀萬寶秋獲親逸是貽
子德是作啓佑良謀莫如君確

節婦贊

十八嫁夫二十喪夫八十殉夫婦真丈夫

老子圖贊賀蕭元之三十

壽山有象福海無涯先天一卷手內常携笑嘻嘻笑
嘻嘻這老子也曾三十時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三終

